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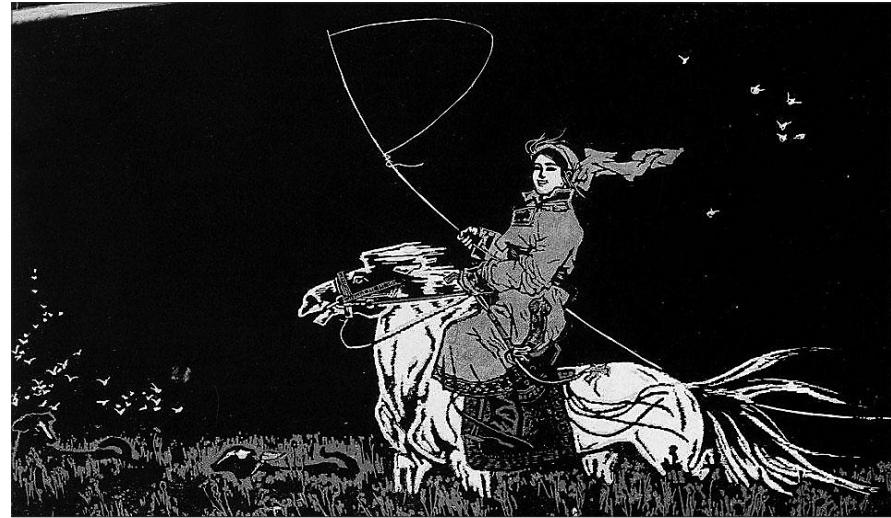


北国风

走
水
笔

北方草原的春天

□陈杰



草原风中。

北方草原的春天是风刮来的。草原的春风是强劲的，很像东北草原上的人，粗犷，豪放，慷慨。草原的风一刮起来，常常几天不停。草原的春风也是有温度的，开始刮起来时充满了凉意，渐渐地就会变得温暖起来，吹在身上像穿上了一件羊绒衫，柔柔的爽爽的。在强劲的春风中，草原的残雪在不知不觉中消化了，大地开始变得柔软，草木开始萌芽。当一个万物复苏的世界来到草原时，春风就会悄然离去。

小时候，每当听到草原呼啸的春风，就仿佛听到了集结的号角，我和小伙伴们会疯一般地冲进无边的草原。在强劲的春风中奔跑，后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为你加油，我和小伙伴们个个都变成了飞毛腿。我们常玩的一种游戏，就是在春风中追逐一种叫扎木棵的蒿草。扎木棵是一种叫猪毛菜的野菜，厚实的枝叶总是抱团生长，像一个个大球疯狂在田间地头，青嫩时可以喂猪。经过一个冬天，扎木棵针状的叶子变得硬硬的，尖尖的，在春风中，满山遍野狂奔。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谜语：“小青，长大黄，漫山跑，不怕狼。”谜底就是这种扎木棵，这个谜语老幼皆知。其实扎木棵没什么实用价值，还扎手，为什么会被吸引我们去和它赛跑呢？想来有点不可思议。这大概就是童心吧。

我喜爱草原的春风，它像一个高超的画师，把草原装点得更加美丽。当三四月份，春风在家乡的草原刚刚刮起，一种叫婆婆花的野花就会第一个破土而出。婆婆花像她的名字一样朴实，毛茸茸的茎，矮趴趴的身躯，淡蓝色的花瓣，在料峭的春寒中，不停地摇曳着花枝，像是在呼唤着自己的伙伴，出来迎接明媚的春光。很快草原就开始缤纷起来，数不清的鲜花争相斗艳，姹紫嫣红，引得蝶飞蜂舞，百鸟欢歌。几十年过去，我的记忆中还保存着很多草原鲜花的婀娜身姿。亭亭玉立像节日的红灯笼的百合花，既能食用又可观赏的金灿灿的黄花，酷似金鸡报晓的鸡爪花，十几个花枝簇拥在一起像团火焰的火柴头花，洁白如玉的韭菜花，像一串串葫芦的杏花，还有很多珍贵的药材开出的花，像蓝蓝的桔梗花，金色的柴胡花，……草原上的花有多少品种，我相信没人能数得清。当鲜花盛开的季节，每个牧场职工家的窗台或桌子上，都会摆着一个插满鲜花的花瓶。那是孩子们的杰作，也是家长们的喜爱。在家乡绝不会有人去限制人们采花，因为草原的花太多了，那是花的海洋，是采不尽的，今天采摘了几朵，明天还会生长出一片。家乡的人们能够想到用“红色草原”来命名这片神奇的草原，一定是草原盛开不败的鲜花为人们带来的灵感。

伴随着春风如约而至的还有大批的候鸟。成群的大雁、野鸭、天鹅，还有各种精灵似的山雀。尽管等待它们的不只是草原明媚的春光，还有猎人们无情的猎枪，它们还是义无反顾地飞来，年复一年。我想一定是草原的诱惑力太大了，使得这些鸟类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几时最痴迷的活动是打鸟，经常拎着一串用铁丝制作的鸟夹子，奔走在草原上的水泡子、榆树林、或新翻的土地里。只是学习的压力，威严老师，使我的打鸟活动受到很大限制。那时，我真羡慕几个辍学的伙伴，他们可以无拘无束。真的，生活在蓬蓬勃勃的春天的草原上，我的心情添了几分野性，甚至坐在阳光明媚的教室里，也总有一种魂不守舍的感觉，好在我们的校园就建在草原上，熬过45分钟的一节课，我们会疯一样冲出教室，在草原上跑一会儿。再重新走进教室时，心情感觉舒畅了很多。碰到课间时间长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悠闲地在草地上玩一会儿“地猴”的游戏。“地猴”是一种生长在地下的昆虫，很小，也就一公分多长，弓着背，猴头巴脑的。“地猴”的洞像火柴杆粗细，圆圆的，很像蚂蚁洞，区别是“地猴”的洞口周围不像蚂蚁洞堆着一圈细土，光光的，很整洁。找到“地猴”的洞后，我们薅一根嫩嫩的草，插进洞里，观察草尖稍稍颤动，像钓鱼的水漂一样，立刻将青草提出来，嘴咬着，将虫子钓出来后没有一点用处，不能吃，样子还很丑陋，只是钓的过程很好玩。当然这样的游戏只能属于草原的孩子们。

家乡人喜欢这北方草原上的春天，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春天的草原上生长着丰富的野菜，使那个年代人们匮乏的餐桌变得丰盛起来。很多乡亲都喜欢食用野菜。几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人们经常吃的野菜：苣荬菜、婆婆丁、野韭菜、小根蒜、山邦克……那时还没有塑料大棚，这些野菜正好生长在各种蔬菜青黄不接的时候，像是及时雨，而且没有一点污染，绝对纯绿色食品，只要勤劳，取之不尽，食之无穷。草原上的野菜中最受青睐的当属苣荬菜了，不但人可以吃，还可以用作猪和鸡鸭鹅的饲料。吃苣荬菜大都在初春时节，苣荬菜刚刚破土而出，油黑的土壤上，一片星星点点的翠绿时，此时的苣荬菜最鲜嫩。如果几场春雨过后，苣荬菜就会疯长到一二尺高，挺立在杂草丛中仿佛一把张开的伞，那时的苣荬菜只能喂猪了。挖苣荬菜是一项很讲究的活，要一只手轻轻捏着苣荬菜的叶子，一只手拿着镰刀头在苣荬菜的根部的土中轻轻一划，带着鲜嫩白根的苣荬菜就挖出来了。挖苣荬菜时两只手的动作一定要协调，而且手一定要轻，不能把菜叶揉搓了，那样吃起来就不鲜了。家乡的半大孩子，都是挖苣荬菜的高手，特别是手脚灵活的小丫头，片刻功夫就能挖满一篮子。回到家中，把苣荬菜洗干净，就成了精美的蘸酱菜。那时候，乡亲们几乎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一缸自家制作的豆瓣酱，主要是用来蘸苣荬菜的。如果条件好的家庭，把豆瓣酱用油炸熟了吃，味道就更好了。

草原的春天似乎很短，往往不经意间就结束了。因此，春天也是人们最繁忙的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宵一刻值千金”。人们很珍惜春天。



粉坊往事

□九歌

朱晓琳演唱的《妈妈的吻》，曾一度红遍大江南北，这首歌曲里漫漫着草根文化，氤氲着乡村烟火。

回想起童年往事，一段段甜美的回忆就象歌词里写的那样——过去的时光难忘忘怀。

老粉坊是我记忆中的一幅水墨画，不用着色，任何时候只要一打开，缕缕诱人的香气从那斑斑驳驳的墨迹中跳腾着扑面而来。

粉坊建在生产队东南角上，四五间正屋，土墙，室内墙皮和顶棚黑漆漆，里间并排摆着十几口大缸，门左后边的灶台上架着一口直径足有两米的大锅，窗很大，门朝东开，正对着一口大井，方便取水。粉房就是加工粉条的作坊，乡亲们不太注意字面的意思，总把粉坊写成粉房，把加工粉条也叫成漏粉。加工粉条的原材料包括——绿豆、山药蛋（红薯）、土豆（马铃薯），东北粉条单指用土豆加工而成的粉。

漏粉最佳时间为冬春两季，农闲且土豆质地好，出粉多。把土豆倒入石槽搅拌，去土脱皮，捞起倒入石磨，磨碎、过滤和沉淀，制成淀粉（俗称粉面子）。将淀粉掰碎、晾干、勾芡、和团，装入架在开水大锅上的漏勺，“啪啪”一拍，粉面条就象变戏法似的从漏勺眼儿均匀地流入大锅里，稍煮片刻，用笊篱捞起，只把长的木棍一挑，约摸好长度操剪子一铰，甩入凉水池中一浸，顺手挑到屋外，往事先为晾粉准备好的椽杠子上一挂。

挂满了粉条的椽杠子支在粉坊前通风向阳，白刷刷，齐整整几十排，煞是好看。一拍、一挑、一铰、一浸、一挂，一气呵成，颇艺术，也颇有生活。说容易，看着手简，做起来却难，漏粉主要在勾芡、拍勺、煮粉这几个关键环节上，技术跟不上，粉条的质量就差，只有掌握好火候，拿捏好分寸，漏出来的粉条才干净、耐煮、劲道、口感好，那就叫个地道，说东北粉条子炖猪肉好吃，还是粉好。



早年乡下的粉坊。

父亲是屯中最懂漏粉技术的人。父亲没专门学过这门手艺，只是看过几回别人漏粉，全凭记性和悟性学到了手。父亲在粉坊里受人尊重，又疼我，去粉坊总把我领着。粉面条从漏勺流入沸水有时会断，形成水粉头儿，用笊篱从锅中捞出，装入大碗，拌上葱花大酱，趁热一吃，满口流香，口舌生津。漏粉过程中，有时还形成粉疙瘩。粉疙瘩头尖肚大尾细，状如老鼠，乡人戏称之粉耗子，这东西劲道。吃足了，拿手上显摆，招摇过街，勾引小伙伴们馋的的目光一送，送出二里地去。

隆冬时节，漏粉流出的废水冻成了冰山。我和小伙伴们没黑没白地在上面打滑。十几个孩子排成排打出溜和滑冰车。冰车是用三块木板钉在两块横木上，横木下面钉上铁条，再用两根一尺多长的木棒，钉上一尺多长带尖的铁条作为钎子。把冰车放在冰面，盘腿坐上，两手拿着钎子，斜着用力向后方的冰面砸。冰车驮着人飞快地向前滑去。冰面从屯西一直连到屯东，二里多地。我们一个个小燕儿似的扯串在冰面上飞，一玩一小天儿，小脸小手冻得通红，鼻涕淌老长也不回家。

农村孩子皮实，经冻，很少感冒。

谷雨前后，种瓜种豆。农民下地了。还没到入学年龄的半大丫头小子到粉房前粪堆旁的小水沟边的小树林里，捉草虫、逮小鸟，藏猫猫儿（捉迷藏），玩累了，找一背风的高处躺下来，眯着眼晒太阳儿（晒太阳），听春水哗哗地流淌，听小鸟婉转地歌唱。

沟边那树绿得鲜亮，头顶那天蓝得那个透亮。



扫描
关注

岁
月
回
忆

每年冬天早晚做完饭后，把灶里的草木等烧过的没有明火和烟的炭性火，掏出来堆在灶门口跑跑烟，然后装到火盆里，按得实实地放到炕上，它的温暖满可以抵现在的一组暖气片。大冷的天没有上学的小孩子们，坐在火盆前，伸着两只小手烘烤着，听着爷爷奶奶讲着闲话，津津乐道

温暖的火盆

□柳河

我的家乡在东北。六十年前的冬天，那真是冰天雪地，千里茫茫。1958年我9岁，上小学一年级。学校离我家二里地，却是那样的遥远。那年的冬天平平常常是零下三十多度，遇到冷天就是零下四十多度。大雪一下就是一两天，地上的积雪平常都是一两尺厚，赶上风雪交加，雪滚滚滚，天地一色，道路难寻的时候，我们上学就成了难题。那个时候一到冬天农民没什么活儿都猫冬了。大雪天一到，我妈就和我说：“早晨你稍晚点走，等大孩子们先走，给你们小孩子趟趟道，找路再走。”那时候出了村子根本看不到路，只能凭记忆哪是道路哪是坑哪是沟。大雪没膝盖，一步一踏，一步一拔。一旦走错一脚迈进沟里，深的到腰使劲往外爬。

那个时候我们无论放学还是在外边玩，一进家先奔火盆，烤烤脸，烤烤手闷子出出潮气，赶趁身上的风寒，真是爹亲娘亲不如火亲。那火盆又是什么呢？就是在春秋易干季节，用一些粘稠性很好的黄土泥，掺一些牛马毛或者麻刀，柔和均匀。用柔软布包上草木灰，做一个大体的盆型模具，然后用黄泥片往上贴补、修整、磨平、打光、阴干透，最后做成一个高状的黄泥盆。如果放到火窑里烧好的话那就是磁器喽！

那个时候我们无论放学还是在外边玩，一进家先奔火盆，烤烤脸，烤烤手闷子出出潮气，赶趁身上的风寒，真是爹亲娘亲不如火亲。那火盆又是什么呢？就是在春秋易干季节，用一些粘稠性很好的黄土泥，掺一些牛马毛或者麻刀，柔和均匀。用柔软布包上草木灰，做一个大体的盆型模具，然后用黄泥片往上贴补、修整、磨平、打光、阴干透，最后做成一个高状的黄泥盆。如果放到火窑里烧好的话那就是磁器喽！

那年月，火盆有很多的用处，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更是小孩子们难舍难离的伙伴与朋友。每年冬天早晚做完饭后，把灶里的草木等烧过的没有明火和烟的炭性火，掏出来堆在灶门口跑跑烟，然后装到火盆里，按得实实地放到炕上，它的温暖满可以抵现在的一组暖气片。大冷的天没有上学的小孩子们，坐在火盆前，伸着两只小手烘烤着，听着爷爷奶奶讲着闲话，津津乐道。



温暖的火盆。

记忆里的乡村

□贤哲

岁
月
回
忆

偶尔看到一张叫《记忆中的东北》的图片，觉得是那么熟悉和亲切，就是小时候我和乡亲们的家的样子。

那时候，乡下的房子都很简陋，家家都是土草房，结构有照片上这样两间的，也有中间开门的三间的或一头开门的筒子式的。盖房时，选择什么样的结构，要看家庭人口和经济状况而定。

起居室一般有前窗户两扇到多扇，外间是厨房，进出的门靠里间一侧一般有一扇窗，叫马窗户，有跟里间窗户一样结构的，也有比里间小或结构有些差异的。还有在房屋西侧房山墙适当位置开着西窗的，更有在北墙开个小窗的，这小窗，夏天开。秋天的时候，要用泥抹死，不然北风会从此灌进屋内。而夏天开着它，不但屋子里亮堂，还经常有过堂风吹进来，凉爽得很，的确对解暑起到很好的作用。

门和窗户都是木质的，新的时候，也就是刚建成房子时，大都刷上蓝色或绿色的油漆，不但好看更能预防雨水淋湿后木质腐烂，从而延长窗户的使用寿命。可年头多了，油漆还是避免不了逐渐地斑驳脱落，和房子一起变老。

变型的还有草房顶和土墙。家乡每家都是草房顶，就是将一种野外生长的空心带关节的表面很光滑的草（土称苦房草），在立秋时割回来，晾晒干了，凑在草捆前，会顿时感觉迎面扑来阵阵清香。苦房前，用铡刀一捆捆将去掉水分的金黄的新草切齐了，接着，从已经抹好房泥的前后两面房檐开始顺茬朝房脊铺上去，边铺边往根部抹泥，防止脱落，一直铺到两面会合处（房脊处）。边铺边用那种叫拍房木的工具，轻轻拍打铺过的地方，使其平整美观。

苦房后的房子，仿佛秃头上重新长出来整齐的头发那样，顿时房子好看了许多。然后，再用同样的草编成跟房顶东西跨度同样的类似草帽一样的东西，压在接头上面。苦房的房顶三四年就得重新苫一下。

次，不然，草被风吹雨淋黑了腐朽了，难看事小，泥土的房顶底层漏雨透风才事大。

在村里，苦房虽然比不上婚丧嫁娶隆重，但也是每家的大事，左邻右舍的男人们都过来帮忙不算，常走动的亲戚或邻居家的女人，也会拎着自己积攒的鸡蛋或其它比较稀缺的蔬菜什么的，过来随份子和帮忙做饭。再节俭的人家，苦房时的饭菜也都是精心准备的。一般怕有危险，只有到晚上收工或最后完工时，男人们才就着可口的饭盒，尽兴地喝上几口纯正的老白干。就这样互相帮工凑热闹，不知道是从哪家开始的，却慢慢成了村里的一个习俗，直到苦房被铁皮瓦淘汰，这个习惯也没有改。

一般地，在主体房子的旁边，借助主体房的一片墙，会搭建比较矮小的仓库，平时储备粮食或农具等。仓库里常年不见阳光，阴凉，夏天酷暑难耐时，可以成为避暑良地。我小时的每个暑假，都在仓库里睡过，为了抢地盘儿，常跟弟弟妹妹妹妹打闹。我家的房子先前是两间的，后来，我们姐弟大了，明显不够用了，父亲就自己动手带领我们硬是用泥垒接出来一间东屋，使原来一头开门的房子，变成了中间开门的三间草房。

冬天时，坐在热乎的炕上，再围着一个满装着做饭时烧出来的通红炭火的烤火盆，寒冷无比的冬天便不再那么寒冷。屋子里的摆设，一般富裕些的人家，有炕琴、成对的木头箱柜、八仙桌和几个方形的凳子。黑土墙上再挂一面镶着木头边框的大镜子，那就有些不得了了。屋内的墙上，一般是过年贴上年画和对联，到下一年再换贴新的，也有用旧书和报纸糊墙的，到后来条件普遍变好了，才几乎家家粉刷了白屋墙。而外墙也随着条件不断好转，变成红砖的一面清门脸，以至后来的民房也像当年的大队学校那样，全部砖瓦披挂上阵。每家的房前屋后园子的边界，都围着细木杆儿夹的障子，用板皮钉的则是特别殷实的人家。夹障子一般都选择在春天，将早从山上弄回来的如初生儿手脖般粗细的均匀柞树去了枝杈和树顶，制作成障桩子。在需要圈起来的园子边缘上，挖出一尺多深的障子沟，起两三道横梁，就可以开始将障桩子的大头朝下，插进土沟里，依靠梁一根一根稠密地编夹起来，边夹边将土沟填满踩实，将障子扶正，就行了。

预先留出院子和进出的道儿，然后依次将周围的障子夹好，再把园子里的旧土也翻整好，就可以安心播种或栽种蔬菜了。有了障子的防护，就不怕牲畜禽甚至淘气的孩子进园子捣乱。比如酱缸等怕碰的东西也都放在园子里靠近院子的那一边，这一边一般还有花池子，种上当年开的扑腾高、扫帚梅、芨芨草等常见的花儿。这就是我们颇有满族遗风的东北农家院早年的真实写照。



东北农舍。

那时候，爷爷奶奶时常用铁碗或铁缸子，在火盆的火上炸辣椒酱，满屋香喷喷，令人垂涎欲滴。随时可以用铁盆子热饭，用铁橙子烤豆包、烤大饼子、烤地瓜土豆片，可以埋在火里烧豆包、干粮、土豆或地瓜。火盆烧出来的土豆或地瓜，那是别有味道，贼拉拉的香。还可以在火上烧粉条，拿一根粉条在火上一锯拉，就爆出来一串串白白的花，香脆无比，几十年了我嘴里还留有那个香味呢！最有兴趣的是，过去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围在火盆旁，一人一双树条或蒿子棍，细林桔的筷子，拿两个苞米棒子搓下苞米粒放到火上，几秒钟噼噼啪啪就响了起来，我们争着夹起来吃，有的砰的一声蹦到了火盆外，随之一阵笑声。最厉害的是一种哑巴豆，谁都怕它，它已经红黄色，圆鼓鼓熟了，但不爆裂，不开花，你如果夹起来放到嘴里一咬，它“嗤”的一声呲出一股热气，你的牙龈或腮帮子就呲出一个大泡，几天内吃饭都困难。见到这个坏蛋你把它夹出来，放到一边等它消了气再收拾它。我们一个个是手指头、嘴巴黑乎乎，红头胀脸，笑容满面。这个活动得向母亲几次申请才能批准，因为爆一次爆米花，嘣得半炕是灰，屋里也是灰尘飞扬。

那个年代不管怎么冷，孩子们吃完晚饭都要出去玩上一阵子，大都是去村里的大坑里去滑冰、打冰尜、爬犁，到雪山山放溜子。那个年月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的地方几锹深就能挖出水来，每个村子都有几个大坑，小的几十米方圆，大的上百米方圆，夏天下雨的雨水集聚到这里，常年积水，这里夏天是我们的天然浴场，冬天就是我们的天然冰场了。怎么村里还会有雪山山呢？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年月雪非常的大，有时大风卷着大雪，人在外边都容易被卷走或冻死。一场暴风雪过后，村边的高大围墙或废弃房屋的背风或一侧，就堆起了一个高高的雪山山。

我们回家以后大棉袄、二棉裤就都被汗水浸湿了，母亲等我们脱得光溜溜，钻进大火炕上的被窝里，开始蹲在火盆前给我们烤棉袄棉裤，冒着热气，散发着汗泥的气味。母亲一边烤着一边唠叨：“告诉你们总是当做耳旁风，一玩就是不要命，明天给我老实呆着，哪都不许去。”那个时候，我们哪里见过什么背心短裤啊！都是光板身子穿棉衣。孩子顽皮几乎天天要出汗，棉袄棉裤的里子湿了干，干了湿，光溜锃亮，真的如同铁打的。早晨穿衣服时，一伸胳膊一